



【岁月悠悠】

师恩难忘

作者 连俊

再过几天是教师节了，延安中学的老同学告诉我50年前我们的班主任朱福元老师的电话号码，我很高兴，马上给他打了电话，当电话那头传来了久违的却耳熟能详的浑厚的男低音时，我激动，开心，惊喜交集，果真是他……朱老师应该是耄耋寿数了。

放下电话，一种解衣推食的师生亲情唤起了我多少回忆啊！记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念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欲极旺，但每月定量只有28斤，整天饥肠辘辘。那时我三顿都吃在学校，因年少自控能力差，第一个月就吃得豁边了，没到月底饭票就已告罄。

断炊那天，早晨，我到食堂里去吃了我的那份酱菜。也许昨晚那顿“最后的晚餐”还有些剩余的热量，上午四节课总算挺下来了。但下午就不行了，午餐的那点“烂糊肉丝”，一下肚似乎就没了踪影。要命的是下午第二节还是体育课，我哪里还跑得动、跳得起，只好坐在一边吐酸水。此时我后悔极了，恨自己用粮没计划，图一时食欲，寅吃卯粮，弄得自己现

在饥肠辘辘眼冒金花。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我跑去跟膳食组卖饭票的老头商量，请他把下个月的饭票提前卖给我，并有根有据地说，米店里每月26日可以提前买下个月的计划粮（当年照顾多子女家庭，推出的一项帮困措施，由里弄块长掌握发放提前购粮家庭名单）。老头却很原则，坚决不同意，还数落我：“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账本借粮倒学会了，没出息！这是挖肉补疮，等于是饮鸩止渴，晓得伐？”前一句挖肉补疮我听懂了。后一句什么鸩啊，渴啊，根本不解其意。尽管我叽里咕噜有一肚子理由，但不敢说，那时候的学生胆小老实，不敢冒犯老人，所以我只好败阵走了。准备到食堂去吃我那份青菜烧油豆腐充饥了。

不知谁把我断炊的事告诉了朱老师，朱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在三楼，我也许是害怕老师批评，抑或是饿得头晕眼花了，爬楼梯时如老牛负重，气喘吁吁。出乎意料的是朱老师没有批评我，而是说：“像你这样的毛头小伙子胃口好，吃得下，很正常。但没计划地吃就不好了，到头来还是苦了自己，现在饿不饿？”不知是觉得委屈，还是听了老师的话

感动了，我竟当着众多老师的面呜呜哭泣起来，被两个进来交作业本的女生看见传了出去，真是好说不好听。这时犯胃病的罗老师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别哭了，以后注意计划用粮就是了。”说罢给我一个小面包（一张糕点券只能买一只的那种），外语老师给我冲了一杯奶粉。朱老师硬塞给我两斤饭票。那时候，朱老师也是师范学院刚毕业食多量大的青年教师，他把饭票给我，是真正的“挖肉补疮”，挖他的“肉”，补我的“疮”啊！这一份师恩藏在我内心深处快六十年了。那洋相出过后，我是数米而炊，不敢再图一时食欲，发生“豁边”现象。

一只面包，一杯奶粉，两斤饭票，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在那个饥荒年代，施舍的对象还不是自己的兄弟或孩子，仅仅是一个普通学生，那份师生之情就不是一个“情”字可言，而是大恩大德之体现。我记了一辈子。教师节来临，我遥祝班主任朱老师晚年幸福！那位有胃病的罗老师，还有那位记不起名字的英语老师，我虽不知你们音讯，但我念着你们的恩德。

【屋里厢】

马齿苋包子



作者 俞鸿虎

时下，微信群里经常出现有关野菜营养药效的帖子在传播。有关马齿苋的帖子，让我想起少时的初夏时节，跟着家父去市郊挖马齿苋的往事。那是让我辈老人想起来还唏嘘不已的“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到春夏之交便带我去郊区挖野菜。各类野菜中父亲特别喜爱马齿苋。家父拔起一棵马齿苋说道：“马齿苋是个好东西，健胃开脾，消食去火。”当时我颇不以为然，我心目中，课堂上老师的话最权威。父亲的说道我将信将疑。

一个星期天早晨，父亲带我乘上57路公交车去农工路（此路现在被延伸的古北路覆盖）工人疗养院南面的乡下头挖野菜。父亲转悠在乡间的田埂上，步履轻松，神清气爽。父亲盯着小河边，猪圈和牛棚旁，还有土路沟边坡地，寻找他钟爱的马齿苋。不久，我们父子在一间牛棚边上发现了一大片马齿苋，父亲顿时眼睛发亮。他俯下身去拔起一棵，递给我，要我仔细辨认。我仔细一辨，原来马齿苋的叶子还真像马的牙齿，很容易辨认，茎呈半透明，略微显现紫色，叶子上面还有滴滴露水，晶莹剔透。

父亲看我弄明白了，催促我动手铲。上海本地人叫“挑菜”，其实，就是用小铲刀铲野菜或家菜。右手往根部一铲，左手轻轻一拔，再抖动一下泥土，便将挑出来的马齿苋放进篮子里。父亲不时过来叮嘱我：“看清楚了，不要把别的野菜混进来，不是所有野菜都能吃的，有的有毒！”

篮子满了，转放到一个麻袋里，麻袋满了，我们的挑野菜任务也完成了。父亲满意地挥了挥手：“开路，回家。”我直起身，顿感腰酸背痛，好一阵才恢复过来，浑身是汗，口干舌燥。身后老牛的哞哞叫声似乎在欢送我们。

回到家，顾不得吃午饭，父母忙着清洗还带着泥土气的马齿苋，然后摊放在乘凉的竹榻上暴晒。晚饭后，父亲和小弟早早睡了。因为父亲单位是一家毛纺厂，离家蛮远的，他睡得早是因为他第二天要起早，他是那家毛纺厂出勤最早的员工。这时母亲带着大妹鸿珠又忙乎开了。先把马齿苋放在铁锅里焯过，捞起来冷却，然后把菜水拧干，鸿珠妹妹娇嫩的小手还是被烫得直撇嘴，嘴里不停地发出“嘘嘘”声。母亲开始和面，醒面，剁馅，拌馅，揪团，擀皮，包包子……

包好的马齿苋包子整整齐齐码放在厨房饭桌上。母亲把煤饼炉弄得旺旺的，把包子放进蒸笼。望着蒸笼冒出来的丝丝热气，母女俩终于清闲下来，母亲拭去额头上的汗珠，坐在小凳子上与鸿珠妹妹轻声闲聊起来。我隐隐听到母亲说，余下的马齿苋晒干后，烧红烧肉味道不要太好臭，吃了打耳光都不肯放呢！

做完作业的我，正在收拾文具，母亲走进房间小声招呼我去厨房。母亲取出一只包子，怕我烫着，放进碗里，我望着热气腾腾的马齿苋包子，面皮薄的看得见里面绿色的菜馅，心里佩服母亲和鸿珠妹妹的本事，这事如果我来干，胀鼓鼓的马齿苋非把薄薄的包子皮撑破不可。咬一口包子，包子面皮和豆干丁的香味夹杂着淡淡的马齿苋的清香，口感特爽，令我回味到如今。

【嘎山湖】

上海第一座“下立交”诞生在天山

作者 道林

立交，全称立体交叉。立交，一般指在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交通线路的交汇点建立的上下分层、多方向行驶、互不相扰的现代化陆地桥。立体交叉分为分离式和互通式两种。说得直观一些，咱家门口的中山西路与延安西路交叉形成的立交桥就是互通式立体交叉。

何谓分离式立交呢？就是上下两层各走各自的道，可以是桥梁形式，称之为“上立交”，如咱长宁境内外环线天山西路跨线桥就是“上立交”；也可以是隧道形式，称之为“下立交”，如咱天山地区的新华路隧道。今天笔者就和读者朋友聊聊咱家门口的新华路隧道。



隧道西端出口连接中山西路



新华路隧道穿越东华大学校园

近时，“欢迎，欢迎！”的欢呼声便提前响起。夹道欢迎的队列从机场航站楼排到虹桥路。

外国元首或首脑的敞篷车开到到古北路后，撇开虹桥路接上延安西路，当年虹桥路和延安西路、古北路成“Y”型交叉。走延安西路的原因是当年古北路以东的虹桥路还是乡下头，两侧全是农田。国宾车队驶入延安西路后，在延安西路与中山西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街心花坛边上停车。敞篷车上的外国政要在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绕花坛步行一圈向四周夹道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随即换乘轿车驶向下榻的锦江饭店。夹道欢迎也就到中山西路结束。

从大花坛换乘后的行车路线是延安西路—凯旋路—新华路—淮海西路—淮海中路。“老上海”都知道，从延安西路右转凯旋路必经沪杭铁路的道口。尽管外事活动事先有周密安排，可人算不如天算。有一次因气象原因，航班延误，进而延误了设定通过道口的时间。当外宾车队接近道口时，拉栅栏的蜂鸣声响起，车队被生生挡在栅栏前等候火车通过。这一事故的发生，自然惊动最高层。

没有盾构，隧道采取“明挖”

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用工程解决铁路线挡道的问题，既然是工程办法，就得优选线路。从延安西路到新华路，地面走的是两个直角拐弯，延安西路进凯旋路右转弯一次，到新华路再左转弯一次，成曲尺形，显然不可行。那么，势必另选路径。从中山西路大花坛撇开延安西路另辟一条直通新华路的线路可不可以呢？可以，就是生生把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劈成两半，让新华路西延伸段从华东纺织工学院校园中间穿过。当年还未盾构这一利器，新华路隧道是采取“明挖”的方法

分离式立交缓解交通压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这条“下立交”变得冷清了。因为，随着1993年内环线高架路建成，1996年延安西路延伸段高架路建成，延安路高架路直通虹桥机场，内环线高架路与延安路高架路在交汇处形成互通式立交。从延安路高架路向北、向南进入内环线也罢；从虹桥机场进入市区也罢，由内环线去虹桥机场或外滩方向，全部从高架路上通过，无须再走地面道路或穿越新华路隧道了。